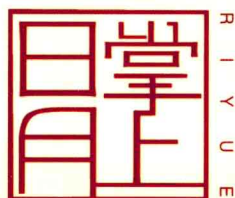


掌上日月
刘二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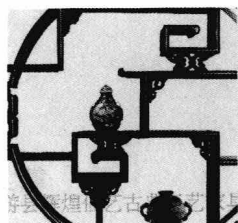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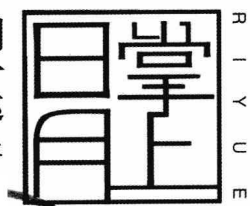
Zhangshang
Riyue



玩家的不冤不乐，藏家的慧眼识珠，在物我相融与物我两忘的超脱中，玩才会有境界。玩一旦升华到禅意，日月才会出现在指缝间，心中也会感知冬暖夏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刘一达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上日月 / 刘一达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5113 - 1507 - 6

I. ①掌…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2271 号

掌上日月

著 者: 刘一达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李晓娟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数: 245 千字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3 - 1507 - 6

定 价: 26.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64443056 传真: 64443979

发行部: (010)64443051 传真: 64439708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自序】

披襟笔留日月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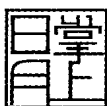
您看到的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书，是我近两年写的散文和随笔集。一本书名叫《掌上日月》，一本书名叫《胡同味道》。这两本书，称其为姊妹篇或上下集也行。

为什么叫“掌上日月”，而不叫“天上日月”，或者别的日月呢？好像这两个书名已然做了解释：掌上日月，就是胡同味道。这两个书名，也是这两本书里的两篇散文的题目。

散文和随笔的写作，在于一个“散”字和一个“随”字。散，是形散，神不散。随，是心随，意不随。

但我理解散文和随笔的写作，还在于一个“兴”字和一个“境”字。兴，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境，是文章要追求一种境界，或者说一种品位。境从于心，或心附于境。有意境，自然也就有品位。

我比较喜欢散文和随笔这两种文体，因为散文可以不拘形式，不受约束，散散漫漫，直抒胸臆。随笔呢，则有点儿



随心所欲的味道，平铺直叙，不讲究文采，不受限制，自由自在，写到哪儿是哪儿，只须把要说的话，说明白就得。

这仅就文体而言。但真正好的散文与随笔，如行云流水，如清风拂面，既可荡涤胸襟，又觉回肠荡气，如果不营造出一定的语境，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以为写好散文和随笔的秘诀是“气韵”俩字。心平气和、气定神闲与心浮气躁和颐指气使写出来的散文和随笔能一样吗？

明朝末年，有一位与大书画家董其昌齐名的文化人叫陈继儒，号眉公，他不到二十岁便考取功名。二十九岁正当仕途前途无量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取儒衣冠焚弃之”，此生再不为官，隐居在小昆山（即现在上海的昆山），后筑室东佘山（青浦），杜门著述，其绘画与散文以闲适散淡、宁静致远著称。

这位陈继儒有多部书传世。他的书多观世和警世箴言，看似闲余笔谈，却是处世妙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我非常喜欢他在《安得长者言》中说的一段话：“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保持沉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后知平日之费闲（白费工夫）。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交际太滥）。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为欲望太多而苦）。近情（合乎情理）然后知平日之念刻（用心刻薄）。”

这大概是作者以静养性，清心寡欲之后得出的理性思考。

这位陈继儒还说过一句话：“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

下一热语。”我认为散文的写作恰恰应当具有陈继儒说的这种平心静气的散淡心态。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朴实而无华，清丽而隽永，读之也才有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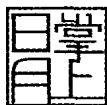
这部散文集里的大多数文章，就是在这种散淡平和的心境下写出来的，一些篇章是我积多年生活经历的感悟。虽然谈不上是“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但称得上是“静坐然后”，在恬淡从容的状态下写的文章，抒发的是自己的胸臆。

从文几十年，我一直以“京味儿”自居，这并不是我的刻意追求，而是我的“本色”，也就是我平时说话的语言味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平常说话就是一口京片子，写文章用京味儿当然得心应手。京味儿，实乃我自身的味道也。

年轻时写文章，往往追求词藻的华丽，以为遣词造句越华丽越典雅，才是好文章，也透出自己有学问。写到现在，我终于悟出了“道”：好文章不是词藻的堆砌，越是大白话，越是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让人一目了然，才越是好文章。如陈继儒所说“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

当然，好文章的标准是有味道，读者看了有嚼头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耐人寻味。

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一气如话’四字，前辈以之赞诗（用这四个字赞美诗），予谓（我认为）各种文词，无一不当如是。如是（只有这样）即为好文词。”他又说：“作词之字，当以‘一气如话’一语



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别人看不懂或听不懂）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

所谓“一气”，就是说话的一种语气，“如话”，就是大白话。李渔把“一气如话”称为写文章的人一定要牢记的“四字金丹”。可见这位大文学家也是参透了古今文章的要义之后得出的结论。

有人认为袁枚（清代大文学家）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越峰峦叠嶂才越有味儿，用大白话写不出境界来，或者说大白话的文章读起来不雅致。这是没有悟出为文之道来。袁枚所说的“不喜平”是指文章的结构，而不是叙述的语言。

就语言来说，我倒认为越平越好。以唐诗为例，那些千古传诵的名作佳篇，恰恰都是大白话写成的，如三四岁小孩都会背诵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篇都是大白话。再如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简直就像是用口语在说，堪称“一气如话”的典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

但是您千万别以为这些用大白话写的诗，或用大白话写的文章就那么信手拈来，写出来那么容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都能当李白了。

就我个人的写作体会，越是大白话，越难写。王之涣能写出《登鹳雀楼》，李白能写出《赠汪伦》，那是积几十年写诗的功底，胸中激荡着浩然文气，心中又涌动着炽热深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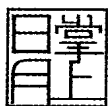
的情感，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出来的。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文学修养，没有夺人的才气和激情，写不出这样明白畅晓、“一气如话”、韵味无穷、流传千古的诗来。

我曾在二十多年前，采访过现代的大戏剧家翁偶虹先生。翁先生一生编了一百多部京剧，也是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编剧。

他曾对我说，《红灯记》的戏词几乎都是大白话，但这些大白话，包括一些俗语，要运用得恰到好处极难。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当年那段家喻户晓的李玉和夸铁梅的唱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许多人以为他是信笔写出来的。其实这几句唱词是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费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心血才写成的。

这个唱段的后两句，原来是“有什么土来脱什么坯，刮什么云来下什么雨”。但是他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其他人看了剧本也觉得这两句俗语，放在这儿缺乏美感。于是他决定修改。当时北京人正忙着过春节，他为了想这两句词，过年的年夜饭都没吃踏实。心里越起急，越想不出这两句词该怎么改，因为上边催要剧本送审，他寝食不安。

大年初二晚上，他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着半导体收音机，脑子里想着这两句词儿，突然听到收音机里一位农民在谈种树的经验，讲树苗的重要，有什么样的树苗，才能结出



什么样的果实。他猛然来了灵感，突地从床上跳下来，拿起笔。于是才有“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的两句戏词。

您瞧，看似平常的两句台词，费了多大功夫才写出来。我认为越老辣、越成熟的文字，越是那些看似平常的大白话。

我的每篇文章不敢说呕心沥血，但也可以说是反复琢磨，做过认真推敲写成的。当然这里也有我多年的文学积累。当记者时年轻，写报道也好，写文章也罢，因为有时效性，稿子要得急，所以多是“急就章”。什么事儿一快，难免活儿就粗糙，萝卜快了不洗泥嘛。新闻报道倒是不太在乎文字上有多么讲究，因为新闻本身就是“易碎品”，新鲜感一过，新闻就成旧闻了。写文章则不同，所以翻阅以前写的文章，总会发现有不少遗憾。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性变得平和了，心境也趋于恬淡。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也许更加理性了。有道是：慢工出细活儿。慢工出来的活儿，可能味道会更浓一些吧。

大诗人杜甫在诗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的甘苦与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最清楚。

当然，散文和随笔的写作，首先要有兴致，其次还要有境界。

境界往往离不开一个“淡”字。如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里所说：“醯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这句话的意思是：各种浓腻的美味

不是真味，真味是平淡；那些与众不同看上去很神奇的人并非真正得道的人，真正得道、精神修养进入最高境界的人恰恰是那些平常的人。这是生活真谛。

平淡，也是我这两部散文《胡同味道》与《掌上日月》所追求的风格。

胡同究竟是什么味道？掌上究竟是什么日月？也许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文章是在“静坐然后”、“守默然后”、“省事然后”、“闭户然后”、“寡欲然后”、“近情然后”写出来的。

俗话说“好茶不怕细品”。好文章也需要细读，慢慢地咂摸它的韵味。凝眸静品胡同味，披襟笔留日月风。但愿您能在这两部书的几十篇散文随笔中，读出六个“然后”，悟出那种散淡的味道来。

以上是为序。

刘一达

2011年5月15日

于北京如一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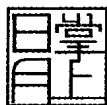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 玩家心境 /1

- ◎ 境界 /2
- ◎ 掌上旋日月 /11
- ◎ 玩鸟儿 /19
- ◎ 养花儿 /36
- ◎ 藏印 /44
- ◎ 景泰蓝 /59
- ◎ 罐里乾坤 /67
- ◎ 收藏“天安门” /77

第二辑 雪泥鸿爪 /85

- ◎ 印象 /86
- ◎ 祈祷 /93
- ◎ 四海 /102
- ◎ 歌声 /126
- ◎ 采访 /132
- ◎ 西北行记 /147
- ◎ 字典 /157
- ◎ 过年 /174
- ◎ 读书 /188
- ◎ 业大 /195
- ◎ 谈笑 /201
- ◎ 喝茶 /213
- ◎ 说“虫儿” /220



第三辑 翰墨人生 /245

- ◎ 墨魂 /246
- ◎ 执著 /262
- ◎ 心经 /278
- ◎ 是味儿 /292
- ◎ 藏印 /299
- ◎ 五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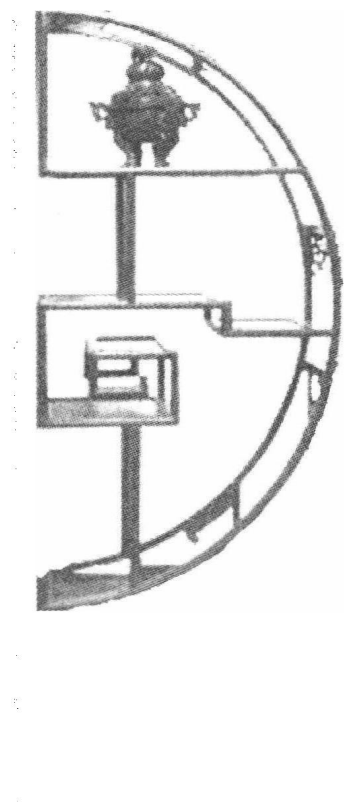
第四辑 行云流水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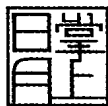
- ◎ 滴水 /320
- ◎ 眼界 /325
- ◎ 情结 /329
- ◎ 镜头 /335
- ◎ 酒味儿 /342
- ◎ 湘情 /350
- ◎ 竹枝词人 /356
- ◎ 阳光 /364

第一辑

心玩 境家

玩家淘雅在境界
抛却利锁留日月
物我两忘神自安
心底乾坤尘妄灭





境界

正在杭州参加笔会，在央视新闻节目里得知王世襄先生作古的消息，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又“走”了一位老先生。

今年（指 2009 年）是怎么啦？难道老天爷在天国感到寂寞，活动了心眼，把人间的一位又一位大师给请了去，陪他作伴儿？

数数吧：从季羨林、任继愈到钱学森、贝时璋，今年我们送走了不止一位可敬的老先生，现在世襄先生也被老天爷给召去，陪他玩蝲蛄儿去了。

这是一个值得咂摸的事。“走”的这几位大师级人物，岁数都在 90 岁以上。世襄先生的寿数是九十有五。

现如今，虽说中国人的寿命普遍提高了，以北京为例，平均寿命已达 80 岁，但毕竟能活到 90 岁往上的人并不多。按老年间的说法，他们可说是尽享天年了。

老北京有个习俗，80 岁以上的人故去，得说是“喜丧”。“喜丧”跟一般的丧礼不一样，送行的人当然也会掉眼

泪，但这泪水里悲哀的成分会少一些，也许更多的是遗憾和惋惜。但如果转念一想，人都有作古这一天，这遗憾也就随之淡然了。

世襄先生属于活得很明白的人，80岁以后，他便把生死看得很淡了。能活到九十有五，老爷子应该感到知足，所以他临“走”前撂下话：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甚至连灵堂也不要设，省事也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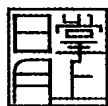
他从容不迫地来到这个人世，又坦然自若地挥手告别，在人世间潇潇洒洒玩了一遭。这一遭儿时间不短，将近一个世纪，老爷子也算功德圆满。

当然，人生能有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回顾世襄先生95年的人生之路，其实并不顺，这一辈子遇到大大小小的坎儿，甚至磨难不少。

老爷子蒙受最大的冤屈是上世纪50年代“三反”时，被定为“大老虎”，以“贪污盗窃”罪名被戴着手铐脚镣拘留审查了10个月。尤为不幸的是在看守所染上了肺结核，在“文革”中复发，肺与两肋粘连，成为终身痼疾。

当然，先生的罪名是莫须有。他在抗战胜利后，没收德国人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取回溥仪留存天津张园旧宅保险柜中的稀世珍宝1800件，收购郭葆昌的名瓷数百件等，可以说为抢救国宝立下大功，但他却反遭诬陷，功臣成了罪人。审查近一年，啥事儿没有，他被无罪释放。

按说有关部门对这场冤案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不幸的是从看守所出来，他却接到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的通知，被开



除公职，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对于一个视文物工作为第二生命，曾以身相许为故宫博物院贡献终身的世襄先生来说，这是多大的打击呀！

在家养了一年病后，他在民族音乐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岂料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他又被打成“右派”，“文革”又受迫害。从此，多年被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此时已是年近愈七十多岁的古稀之年了。

我有时也琢磨这事，假如没有这些磨难，世襄先生在北京解放以后，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在故宫博物院当他的研究员，会有后来的这些成果吗？也许他能成为某一个门类的专家，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涉猎面极广的大玩家。

从宿命的角度看，这许是一种天意使然。正因为他身陷逆境，才得以从某一个选定的生活模式里跳出来，躲开纷乱的世相，偷得一个“闲”字，沉下心来，玩自己喜欢玩的东西，反倒成就了自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世襄先生这种心态的。即便是玩，能玩成世襄先生这样的大家也是十分难的，这里需要悟性，更主要的是需要造化，即所谓的“道”。

“玩”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是一种贬意。您能从“玩物丧志”、“玩世不恭”、“玩岁愒日”等成语中，体会到人们对“玩”字的愚弄和嘲讽。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偏见，或者说是一种误解。北京人说的“玩”，带有把玩、玩赏之意，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文玩与收藏。而

“玩”的更高或更深层面的东西，则是一般人所难以领悟的。

我曾经就“玩”字的注解写过专门的文章。玩，小孩儿的贪玩，与成人的玩赏能说是一回事吗？北京人嘴里的“玩”还有更广泛的字义，比如一件工艺品，北京人会说是个玩艺儿，到哪儿去旅游，北京人则说到哪儿去玩儿。

自然，玩跟玩是不同的，就如同收藏一样，搞收藏的人很多，但真正能称之为“家”的又有几个？当然自诩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认为世襄先生绝对是一个玩出“道”来的大玩家。看看他留下来的著作，我们可知他涉猎的门类之多、之精是无人可比的。从古物来讲，绘画、音乐、碑拓、雕刻、家具、漆器、建筑等等，从民间玩艺儿来说则更为庞杂，可以说花鸟鱼虫、獾狗、大鹰、攒跤、美食等等，无所不包。

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玩，而对每玩的一种玩艺儿都能深入钻研，形成优美得体的文字，甚至成谱成传，这一点是一般玩家所难望项背的。比如收藏家具的人很多，但世襄先生写出了《明代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等，以至于成为后来人们收藏、制做古典家具的范本。

玩鸽子的人很多，但世襄先生写出了《观赏鸽谱》、《北京鸽哨》。像鸽哨、鸣虫、獾狗、大鹰这样的玩，通常做大学问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世襄先生却把它们玩到了极致，而且用他优美的文笔著书立说，自成一派。